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中

蔡瀾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逢周日刊登

要你的命的老朋友

說完酒後談煙，我們一家，除了姐姐之外，都抽煙，哥哥吸了一陣子之後戒掉，他也是全家最早走的，父母都吸到七八八老，我和弟弟兩人也一直抽到現在。支氣管毛病是一定有的，大家都說早點改掉這個壞習慣，但說歸說，至今還在吞雲吐霧。

第一口吸的是偷媽媽的，她抽得很兇，是美大兵喜歡的土耳其系煙葉「紅印 Lucky Strike」，我從中學起學習，向最濃的吸，這個教育算是不錯的。

爸爸抽得較為文雅，是英國維珍尼亞系的「三個五 555」和「Garret」等，打仗時物資貧乏，也抽「黑貓」和「海盜」。

早年抽煙根本不是什麼壞事，還來得個流行，好萊塢片中的男女主角你一根我一根，有時男的還一點兩根，一根送給女朋友，一根自己吸。

我抽煙雖說是父母教的，但影響得最深的還是占士甸，他在《阿飛正傳 Rebel Without A Cause》1955 的形象實在令人嚮往，沒有一個人抽得像他那麼有形有款，不學他抽根本不入流。

接着去日本留學了，半工半讀，當自己是個苦行僧，抽的當然不是什麼貴價的外國舶來品，能買到什麼最便宜的就買最便宜的。

價廉的是種黃色包的「IKOI」，一包四十丹，連玻璃膠紙也省了，因為我一直吸美國土耳其系的煙葉，這牌子的也滲了一點，抽起來味道較為接近，反而那些貴一點的「Peace」和「Hope」用了英國維珍尼亞煙葉，就抽不慣了。

同樣便宜的是「黃金蝙蝠 Golden Bat」綠色紙包裝，味道相當難於接受，但這種煙當年抽起來，已經算是懷舊復古了，相當流行。

日本人的腦筋是食古不化的，我向賣煙的店先生買兩包，一包是四十丹，他用一個小算盤算起算盤，滴搭兩聲，說八十丹。隔兩天去買，又是滴搭兩聲八十。

正式出來工作時，薪水高了，可以買貴一點的「Hi-Lite」，藍色紙包，白字的包裝，一包八十丹，當然也有玻璃紙了，但是這種煙的味道始終太淡，後來收入更佳時，便去抽一種橢圓形，壓得扁扁的德國煙，叫為「金色盒子」，它用了一百巴仙的土耳其煙葉，自己抽是香的，別人聞到卻是臭得要命。

接着找更臭的，當年的女朋友崇尚法國，抽一種叫「吉普賽人 Gitanes」的，盒子上用藍白的圖案畫着一個拿着扇子跳舞的普賽舞的女郎，味道實在臭。

同樣臭的也是法國產的「Gauloises」，也是藍色包裝，畫有一個雙翼的頭盔，別

小看這種煙，在法國抽着它還是愛國行為呢，繪畫界的愛好者有畢加索，文藝界的有沙特，音樂界有 Maurice Ravel，連披頭四的尊連儂也是它的煙迷，抽起它來，在一群法國朋友之間得到尊重，但是最後還是受不了，也不理女朋友，抽別的煙去。

日本的房子，冬天會用一個大瓷罈，中間燒炭取暖，這時看到老人家拿了一管煙斗，頭上有個小漏斗式的銅頭，中間是竹管，吸嘴也是銅器打成的，叫 Kisen。也學着他們抽了起來，但改裝了英國煙葉，日本的太劣了，一吸就咳嗽，這種抽法有個缺點，就是煙斗太小，抽一口就要清一次，非常麻煩。

有時也跟着日本人懷舊起來，抽一種叫「朝日」的煙，非常便宜，因為有個吸嘴佔了整枝煙的三分之一，吸嘴是空心紙筒，用手指壓扁了當成濾嘴，抽不到兩下就滅了，也只是當玩的，不會上癮。

離開日本後來到香港，開始抽美國煙 Pall Mall，因為它有加長版，自己又買了一個煙嘴加上，顯得特別的長，配了我高瘦的身材，抽起來好看，但好看不等於好抽，也不是到處買得到，後來就轉抽了最普通的「萬寶路 Marlboro」。

從特醇的金牌抽起，最終還是回到特濃的紅牌子，萬寶路的廣告和音樂實在深入民心，但說到好不好抽，越大眾化的東西，味道一定最普通了。

其實香煙並不香，而且有點臭，臭味來自煙紙，美國香煙的紙是特製的，據說也浸過令人上癮的液體，這有沒有根據，不是我們煙民想深入研究的。

有一點是事實，為了節省成本，有很多香煙根本不全都是煙葉，三分之一以上是用紙屑染了煙油而造成的，不相信，取出一枝拆開來，把煙葉浸在清水中，便會發現是白紙染的。

終究煙抽多了，一定影響氣管，所以煙民們都咳嗽，咳多了就想戒，而戒煙的最佳方法是改抽雪茄，我的香煙已完全戒掉，現在一聞燃燒煙紙的味道就要避開，實在難聞，我已經完全戒了煙。

當今抽的是雪茄，大雪茄抽一根要一個小時，沒那麼多空閒，現在改抽小雪茄 Mini Cigarillos，大衛杜夫牌子，全部是煙葉。因為美國禁運古巴產品，大衛杜夫很聰明地跑去洪都拉斯種煙葉，在瑞士或荷蘭製造這種雪茄，五十枝裝的放在一個精美的木盒子之中，看起來和抽起來都優雅得很。

我還是不會禁煙的，煙抽了一輩子，是老朋友了，但只是一個要你命的老朋友，可愛得很。